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父亲的白露母亲的秋

雷长江

一夜微凉,摇落了三伏酷暑。蓦然回首,季节的高处,白露携着秋意款款而来。

这个时候,母亲早已将全家人的被褥拆洗完毕。这也是出伏前的一项大工程,先洗净晒好再收敛到屋里,如果遇到开了口子或者破洞的被里和褥面,她就找来相似的布料一针一针地缝补好,用米汤再浆洗一遍。晾干后,从水缸里舀上一瓢凉水,一口一口均匀地喷洒在上面,那些硬邦邦的被里和褥面,顿时变得湿润和柔软起来。母亲把它们团在一起,用一块干净的包裹皮紧紧地包住,闷一会儿,打开再叠整齐,四四方方的,正好和屋地下那块捶被石一样大小。父亲从箱子里拿出那两只油光锃亮的棒槌,递给了母亲,老屋内就响起了“咣咣咣”的捶被声。那声音清脆而有节奏,仿佛在演奏一曲独特的打击乐。

然后,母亲就开始做被子,做褥子,每天做一套,今天你的,明天我的,后天他的,一家六口人的被褥不出一周就干干净净地叠放在立柜的被垛里,上面还蒙一块防尘的褥单子。母亲说:“白露秋分夜,一夜冷一夜,等待秋凉之后,那些夹被、毛巾被就要收起来了,晚上棉被褥就要离不开身了喽!”

这些家务活,对于母亲来说,简直就是驾轻就熟,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。三伏天里做这些活,往往忙出一身汗,尽管开着电风扇,也无济于事。慈母手中线,那细细密密的针脚仿佛都是时光的韵律,溢满了岁月的深情。

母亲做完最后一床被褥,长长地呼出一口气,夏天也就走到了尽头,秋天来到了窗外,一个节气连着一个节气。父亲早早地将沉寂很久的收秋农具,擦亮、调试,有的还要在磨石上磨了又磨,直到锋利有光为止。他白天相中了一块通风干燥的地方,于是便找来许多木棒、秸秆开始搭玉米篓子,好给秋后的那些金黄的玉米棒子安一个临时的家。

人间散落一滴露,世界凝结一个秋。

童年的秋晨,我常常跟随母亲去地里摘豌豆。田野里氤氲着蒙蒙雾气,露水温柔地依附在花瓣与叶片上,像是为秋天穿上一件透明的薄衫。豆棵深处,露水无声地润泽着豌豆荚,仿佛在为此丰收的果实保鲜。

轻轻触碰,露水便沿枝茎涓涓往下流,形成一链晶莹剔透的宝石。即便被叶尖刺破,生成明亮的泪珠,也会用清澈的眸子深情凝视着大地,打量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。晨曦映照在露珠上,闪耀着绚丽的光芒,为秋天增添一份诗情画意。

采摘豌豆,浸湿裤脚衣袖在所难免。母亲丝毫没有在意,她只管摘下豌豆放入篮中,要在中午之前赶回家,摊在庭院里晒干脱粒。有了露水的润泽,即将炸裂的豌豆也会失去暴怒的脾气,被母亲的粗糙大手紧握,轻轻一揪,便乖乖跃进竹篮,等待一场生命的涅槃。

我有点望而生畏,裤子与鞋子被露水打湿并不舒服,开始讨厌这些露水起来。然而,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母亲却对露水持有感激之情。母亲告诉我,露水能够滋润土壤,为农作物提供必要的水分。尤其在炎热少雨的夏天,白天农作物会消耗大量的水分,导致它们发生轻度的枯萎,到了夜间,由于露水的滋润,农作物得以“解渴”,从而恢

推开门,浓浓秋色映入眼帘。园子里种上了秋菜,水灵灵的白菜、萝卜,长势喜人,翠绿翠绿的叶子在雨水和阳光的滋润下蓬蓬勃勃地生长。母亲新种的那两池子秋黄瓜和晚豆角已经爬满了架,开出了花,结出了黄瓜刺儿和小豆角儿。房顶、柴草垛,还有篱笆墙上结满了大大小小的窝瓜,绿的、黄的、白的,圆的、椭圆的、长形的,一个个躲在角落里悄悄地晾晒着秋天的丰硕。那些窝瓜秧中间还夹杂着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牵牛花,一朵一朵紫色的、红色的小喇叭,秋天在院子里也缤纷绚烂起来,日子看着就红红火火,甜蜜芬芳。

父亲一天不知去田地里看多少遍,回来时兴奋地告诉母亲,哪一块地的玉米长势良好,有的还结出了双棒;哪一块地里的果实渐红,紧实饱满;哪一块地里的大豆荚鼓胀圆润,密密麻麻地连成串;哪一块地里的花生落花多,藏在地里的花生角个个都是三个粒儿……母亲一边串着掐下来的紫苏叶,一边微笑着应答着,“今年雨水好,春情也不赖,这龙王爷真是开了眼,给咱老农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!”

此时,天高气爽,云淡风轻。白露是一个诗意的节气,可年愈古稀的父母不懂得这些浪漫,他们只知道按照节气做着自己每年该做的农事、家务,朴实,实在,这些就是他们口中的所谓的过日子吧!

农历八月,过了白露就可以吃番薯了。我家大门前的两垄番薯长得热热闹闹的,不知道结了没有?一天我偷偷翻了番薯秧,看见番薯台上裂起了大口子,心想这番薯个肯定小不了。第二天,父亲顺着番薯秧的那个裂缝,果然扒出来几个新鲜的番薯,红红的皮,个大还挺重。母亲担心新起的番薯口感差,晚上特意给我们做了一盘拔丝番薯,吃起来特别有秋天的味道。

那晚,白露盈盈,秋意缱绻,我和妻女一家三口就住在老屋,盖着母亲新拆洗的被褥,慢慢地进入了梦乡,秋天在梦里也是一样的温暖惬意。

复生机。因此,露水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尤为重要。

隔壁稻田里的阿叔,戴着口罩与草帽,正在喷洒农药。他感叹地说,这是对晚稻最后一次施药,喷洒的农药可以与露珠溶合,借助露珠,沁润到秧苗的每一个部位,让那些躲在根茎深处的害虫无处藏身。

母亲跟我解释说,农民能够巧妙地利用露珠的特性,加强田间管理,确保庄稼丰收。我好奇地问母亲:“天晴得好好的,昨晚也没下雨,这些露珠从哪里来的呀?”面对我这个懵懂少年,母亲想了一会说:“露珠是天上银河里的星星,在你睡着的时候,它们一时贪玩跌落在了人间,变成了露珠,你看它们身上还湿着呢。”

我不自觉地抬头仰望,天空刚被流云擦拭过,辽远而深邃,已看不见银河的波澜。我想象着碧海青天的夜色,清浅的天河里栖息着无数失眠的星星,它们在夜游时可能因为黑暗而迷路,最终落在了我们的田野。

阳光逐渐提高的浓度,秋风送来阵阵清凉,露珠悄悄地消退了。我又问母亲:“这些露珠到哪里去了呢?”

“它们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,每一颗露珠都会飞翔,回天上去了。”母亲已摘满一大篮子豌豆,微笑着对我说。

秋千上的童年

张晓峰

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,小时候,乡下几乎没有什么娱乐项目。回想起来,我的童年竟然大部分时间是在秋千上度过的。

秋千这种游戏最简单,在两棵树中间拴条绳子就行了。那时候的乡下,到处是空地,空地上野生着各种各样的树。要找两棵树杈低的树,绳子绑得牢靠。最好是柿树,阔大的叶子把阳光都遮蔽住了,从早到晚都是凉快的。一个人荡,自得其乐,悠然自在;两个人轮换着荡,你推我一把,我蹬你一下,惊险刺激;一群孩子玩,气氛更热烈,两两结成对子,看谁飞得更高,荡得更远。也出过意外,绑在树上的绳结松动了,或者绳子磨断了,人一下子飞出去,磕得鼻青脸肿、头破血流。第二天,头上打着绷带,仍然禁不住诱惑,又提心吊胆地上了秋千。那么长的日子,那么多的空闲,不荡秋千,我们干什么呢?

做秋千的绳子,我们通常找家里的麻绳。麻绳是自己种的麻搓成的,家家都有,平常挂在墙上,用架子车拉庄稼时才用。麻绳结实,但因为是一股股的麻搓成的,上面疙疙瘩瘩的,坐在上面硌得屁股疼。还有人把家里的棕绳拿来了,试了一下,更不行,棕丝坚硬如铁,锋利如针,屁股都能扎出血来。最好用的是用破布条结成的绳子,柔软结实。但那时找个破布条谈何容易,衣服往往是哥哥穿小了弟弟接着穿,实在不能穿了,还要做成裕褡,纳鞋底用。找不到布条,就脱下裤子,绑在一起做秋千。还有的更慷慨,把床单偷了出来,能坐在上面,甚至能躺到上面,那种享受能抵得上吃一顿肉了。一玩就上瘾,一上瘾就忘了时间,免不得被家人发现,大怒,撵到大街上揪着耳朵打。到了秋天,就好多了。我们用红薯秧做秋千。一根红薯秧一丈多长,几根缠在一起,也赶得上布条结实了。美中不足的是红薯秧上会渗出绿色的汁液,把裤子弄得斑斑点点的污渍,少不了又要挨骂。

再后来,上学了,家里也有了黑白电视,秋千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。前几天在公园,看到公园里多了几个秋千。架子是铁的,垂下来两根铁索,坐的地方是一块宽宽的木板。我坐了上去,轻轻荡了几下,确实又安全又舒服。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在上面度过童年的土式秋千,那有关秋千的诸多五味杂陈的往事。



每一颗露珠都会飞翔

刘强